

易

原

重刻陳南衡先生易原序

鄒子曰六經文章之祖易猶二經

才之撰神明之奧咸昧而存焉蓋難言矣

鄒子雖以易起家乎然不過拾遺唾僂一

第倘先覺詰以奧旨目瞶舌撝張而不能

闔非不欲言繪天者難爲工測海者難爲度

不能言也通更大咸二毛漸霜勃、曩疇  
之悔乃挈舊易結讀易窩萬松溪處滴  
露研珠期居而觀樂而玩焉忽緣陽門人  
蕭子鳴鳳來鳳張子祖延叩我玄室貺易原  
數兩曰此我邑侯南翁南衡陳公所著公  
故名進士官儀部卽以忤時宰拂衣歸

里著述滿家而易原其猶著者遂陽人士  
欲世陳氏易戒邦願師引其端俾遂人士有  
所觸而興焉鄒子拜而卒業連句卦爻象  
數或以理顯事或以事証理或事理雙標  
即一字一義咸鑒、有據若援河流者必極  
源委乃止思深哉公乎且釋咸九四貞吉曰

人心本正出於天命自然順其自然則無往  
不吉取証於繼善恒性反身而誠諸語公  
於聖學蓋恢、乎闡其奧奧非如世之托  
鴻撰以竊名縹囊間云也古今著易者  
星見踵出無慮數百餘家鄒子得沾其  
餘瀝雖學有麤密不同大都不遇於時

退而壹鬱其憤所爲蓋其遇困故其身  
潛身潛故跡幽跡幽故神入微語曰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昔夫子曰假我數年卒易可  
無大過夷考大過象曰澤滅木水而浸木  
在水中亭、獨立不撓何大過如之獨立不  
懼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曙於大過之旨

不能也易體貞于一而用或窮或通皆隨  
所用而用之以善困者十而九即戒夫子猶  
善用困之聖子獨恠天生聖賢俾之不用  
易以開泰財成輔相左右吾民而徒使之  
穀倫德避難之旨席為藏身之資則世道  
否泰之機可鏡矣三生曰易原繫古作者

孰優鄉子曰公不云乎有伏羲易有文王周  
孔易有諸儒易蓋人各有情、不能不動、而  
後易生焉情境不同伏羲不得之文周文周  
不得之孔子及諸儒各以其身所至者為易  
然易亦隨其所至而即在故曰隨時變易以  
從道又曰為道屢遷倘必一焉度長挈短



彼易此非易彼是此非是則易亦滯而不通  
矣其為言人殊一致未始不同乾之三曰知  
至之可與幾也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嗟乎通何思何慮之有可貫百  
家可知易原矣慨自六籍以秦焰俱蝕惟易  
與神農書並存不廢然其學皆以顯門弟

子往不敢悖其師說有

詔雜問皆曰吾師所傳如此兢、不敢悖尺寸  
易學傳于家庭父子間者洛下為盛勗哉  
侯業在盥之初文矣有子考元咎意承考  
也神明默識使陳氏易有聞世、哉三生其  
以予言告侯并以諭爾邦人士

萬曆己亥仲冬吉太平山下病農鄒元標  
爾瞻父頓首拜譔

明人蕭來鳳書

易原卷之一

明進士祠部郎台南陳錫著

天地間顯著者象也運行者數也交變而一定不易者存焉理也聖人會天地之理以體其撰畫象以像之陳數以數之是則謂之易也但伏羲之易先天以開人象畫而著生文王之易後天以效法因著而得象故曰演易演於著也演於著而六畫成焉可以觀矣此易之九也今六爻皆奇為純陽純則不雜奇則無對陽則輕清惟天可以言之不曰天而曰乾天氣也體也乾德也用也故圖止言天義易无乾文也彖

則曰乾乾文王所名也正之孔子方圓圖說本自昭然習久而不察者自混之耳

三三乾上  
下

上下先儒謂內外卦也竊原其意而觀之內外由中而出非圓者乎上下則自下而上為方者矣方圓固皆伏羲之圖然占卜必揲而成卦可以言上下不可以言內外也又由爻言初二三四五上則益明矣揲以成卦畫為三三文王得伏羲圖中之象而顯其理意命曰乾開以元亨利貞之辭由是其德其義為變

為互大有可推矣後世以文字制於伏羲蓋即卦畫耳六書至蒼頡而備也若以卦皆出伏羲所名義時寧有師訟之事鼎井之用乎畫為義而名為文也

乾元亨利貞

先儒謂文王彖辭是矣其義則夫子釋之以傳也又何言乎但易理無窮信乎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然則亦有諸儒之易也所得不同所言或異惟在於會通何如耳未敢以執一論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統四德而所以貫徹無間者元也故曰乾元言乾則易之元美而謂萬物資始者指乾之理也故曰統天如即以乾為天則統天之云不亦複乎資始言萬物流形言品物者蓋物含生則渾然流形則可品矣雲行雨施氣化之可見者然交感之道無非此氣人能冥會此氣於未有之先而又究竟此氣於散歸之處則即形為氣即氣為形非彼非此無我無人可一

以貫之而必辯於分殊者蓋合內外之道所以為吾  
儒也佛氏悟已及此然不免於遺外故不可以開物  
成務焉聖人大明四德終始周流六位見六爻各以  
時成即潛見飛躍之異故乘龍御天亦惟其時與天  
同其元亨也元亨則物已變化矣豈復論化之漸變  
之成哉惟性命已正保合其太和元氣含真全精勿  
使少有失之是乃所以為利貞也聖人在位使萬國  
咸寧意亦若是所謂生之而不傷是矣首出者百體  
同具而首為最尊兆民皆人而君為最尊凡卦皆易



而乾為最尊應期而出其與天為一者乎

著以七為少九為老老變而少不變矣以不變為象則四七二十八六其二十八得一百六十有八耳大傳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則老也宜詳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義於乾坤經文與諸卦不同必有所受也今附入之意欲見夫子之言已明亦不敢同於先儒也

象者像之也義則先儒盡矣然豈體其運而已哉其行有度數其氣有消長其錯乎星辰有七政之盈縮

是以君子於不息之中因度數以立節制因消長以  
明進退因經緯以通時變出處動靜亦周旋而弗離  
焉是皆所謂自強不息也至於坤君子體之豈曰一  
以純厚待物哉水土則異宜險阻則殊俗高下向背  
則彼此之異同君子厚德之施因水土而流燥濕因  
險阻而順人情因高下向背而各止其所止用舍行  
藏亦因其勢而像之是之謂厚德載物也

初九潛龍勿用 龍潛勿用陽在下也

筮得初爻而策純奇故言九其畫為口陽中虛矣猶

未析為一也如策純偶其畫為八陰中實矣猶未合為一也初九之云言筮初爻而得九數矣

乾為馬震為龍今乾六爻取龍者以乾一爻即得震體陽之動非龍曷以狀其變化之妙哉但動當其初有用之具無用之位故曰潛龍乃其養盛之時天下雖有霖雨之望勿用可也龍豈終於在下而勿用乎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六爻以初二為地故稱田亦以龍之施澤於田為最狀大人之德當其隱也人不得而知之及其顯也人

又不得而近之所可見者惟在下位與民相親其庸  
言庸行皆可取法一利見在上之大人則德業著矣  
九五不言德施蓋居君位則利見在下之大人舉一  
相而萬事理功業不俟言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終日乾乾反復  
道也

三四人位故不稱龍而稱君子且龍無進脩之迹可  
言也內卦之上曰上位外卦之下曰下位蓋聖德必  
與時位相宣故三四六皆有不自安之意而三則以

陽居陽尤爲危厲若湯文是也文言極言進德脩業之事亦過也夫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則升矣在淵則潛也故或之其義何耶蓋離下卦而猶上卦之下也夫惟居上則入致用之位矣處下則不免疑於上也然君子進德脩業旣以無所不至則進退從違有權存焉又何疑哉夫人察已果足以當此則進自无咎否則在淵可也或之一字深矣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五與二交應而交求者也五惟言利見大人而二燕  
言德業者何也蓋勞於求賢君則當之熙帝之載臣  
則任之故文明之治歸之於君而造命之功君則忘  
之矣此所以交相成焉自然之理也飛龍在天變化  
莫測其所憑依惟雲是俱及德澤既施而天下又莫  
不利見之氣化人事其會而一者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龍無悔惟亢乃悔聖人事業時位爲之故堯稱耄期  
倦勤知時過也孔子嘆河圖鳳鳥知位不及也九五

剛健中正得位與時猶且利於求賢其兢兢業業可  
見上六乃至於盈焉如之何可久耶○何以言盈位  
以二五爲中上六在一卦之外知其非中德矣彖曰  
時乘六龍以御天則上在其中但不使之亢耳則天  
道也六龍隨其位而言然一爻之中自兼六爻之義  
特所用不同耳如潛也德章爲見志厲爲惕自考爲  
躍聲宏爲飛遇高爲亢如飛也沉機爲潛近喪爲見  
防患爲惕震作爲躍深求爲亢推之四爻莫不皆然  
故龍可以言君道又可以言臣道可以言父道又可

以言子道他亦隨事而通之所謂變動不拘者此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發諸卦之凡也九六之義先儒備矣然究極其原  
尚有可言者焉理則無不合者也孔子曰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言河  
圖也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言著也然著卽卦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言先天也又  
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言後天也然卦亦卽著也以



生數言一三五爲參天合一三五非用九乎二四爲  
兩地合二四非用六乎以成數言七八爲少九六爲  
老四其九得三十六非用九乎四其六得二十四非  
用六乎所以五爲小衍小含大也五十爲大衍大即  
小也日用而不知此易之所以易簡之中而有神妙  
莫測者也

其田見群龍無首吉者義即生於數而成於象也何  
也陽無後其數終於九也陰無首其數起於二也陽  
木無後今筮得六爻皆九則變而爲陰矣故以無首

乃吉也陰本無首若變而爲陽疑處先也然陰終不  
敢先陽惟利於永守牝馬之貞以從之也或曰若是  
則皆以象數言而不以人事言矣吁天下事復有出  
於象數者乎其理復有外於象數者乎語人遺天語  
理遺象數無怪乎後之學者終身迷於詞章猶且以  
爲吾惟其理而不惟象數也辟諸外形骸而語精神  
曷從據之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發卦未盡而文言之也  
乾元始乎萬物仁道統乎四端

亨者嘉之會也

萬國來同世之治群賢並用道之通

利者義之和也

安生於分定者無矯情恩出於實惠者有至感

貞者事之幹也

正而不固者事之弛固而匪正者事之賊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有是心者行是政也

嘉會足以合禮○本天則者適人心也

利物足以和義○以正人者必有以悅人也

貞固足以幹事○可以行者亦有可以久也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惟天下至健能體天下之至德○元亨利貞以象言之大通而至正者天道也以占言之大亨而利於守正者人道也以一世言之萬類之所以賴罔人者治道也以一人言之終身之所以體於踐履者學道也道無定體易無定法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非常人矣隱者時為之也惟其未易乎世故不成乎名惟其心至於避世而無悶故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樂則行憂則違無往非道蓋不必居位而後謂之道也如神龍之潛確乎寧可以爵祿動之乎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德之至中不過曰庸至正不過曰誠庸且誠而善世

造化不出于此庸誠之學可易言耶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是爻其處乾之最難者乎積忠信非以為道也辭必  
脩非以為言也誠必立非以為業也其位為之也知  
至知幾不待事機之暴著知終存義不乘時勢所可

為忠誠既溢而疑忌皆消於是處上下而無所不可其乾乾惕勵之心為是也學者深長思之可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和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于淵于躍上下無常矣無常者和而非和也時也或在或躍進退無恒矣無恒者離群而非離也權也三曰德業同而位不同故如此否則未有無咎者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五雖利見在下大人而實出於感召之自然不得不合也其於民也亦然雖不易民而治而其快觀之意不得不異也以此知世但無聖人出耳機之順應不猶萬物之於天地從其所本而親之也哉

九上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剛德為貴上爻為高非君非臣為無位處一卦外為無民下爻從五為無輔是以動而有悔動之一字其



盈之故乎不動又何悔也○文言皆屢發未盡之義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仁行事  
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皆以位言之得位者善一世無位者淑一世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  
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皆以變言之為姤陰長矣陽氣乃藏為同人上離

也天下文明為復不處也與時皆行為小畜畜止也  
其道乃單為大有應天時行乃位天德為夬決其上  
乃與時偕極用九同而變不同此天則之自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

天之生萬物也一氣機而已矣元亨者性情之著於  
功化也利貞者功化之復於性情也皆元也一元周

流而地道顯其用焉天何言哉以全德言大哉乾乎  
剛而不屈健而不息中而無邪正而無偏純而無疵  
粹而無雜精其至也旁通其情六爻無所不可故時  
乘以御天曰旁曰時聖人處乾道亦神變矣雖有勿  
用乾乾或躍亢悔之不同何者而非平天下之用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道或未得行之於世而德自可行之於身故身潛而  
道弗潛也君子以行未成為身之憂不以道不行為

德之病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曰聚華衆賢也問曰辯集衆見也居曰寬慮之久且遠也行曰仁普之廣且深也其君臣一德者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前言君子之所有事此則明无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之无咎脩己無餘功也無可致咎也九四之无咎處世無定迹也人不得而咎之也或所以爲疑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天且弗違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前言大人之德業此則盡發其蘊也○或曰文言乃經生之語如知幾存義與此節之言非聖人能之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非亢之病不知之病也此知幾之學所以為三四之无咎也

䷁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不曰馬而曰龍坤不曰牛而曰馬即此二字已足知乎陰陽施受之義陽全陰半之說矣何者以象觀之陰函夫陽非對夫陽也以數言之天徑一而圓三地徑一而圓四則過於天矣用其見於上者故曰天三地兩也如主天之所施有象成有氣化有濕生不必皆牝牡也若主夫地之所受常含夫陽而不可離矣非牝何以見其性情哉是以乾不曰馬取陽動而

言龍也坤不曰牛取配乾而言馬也其意不亦深哉  
○義則先儒盡矣然取坤豕對乾豕而觀之義益曉  
然而實非有二元也一氣機之流行而始而生而流  
形而咸亨六龍御天牝馬行地剛健純粹含弘光大  
各正性命乾之利貞柔順乃坤之利貞聖人首出君  
子攸往是不可見乾乃統天而坤但順承天平聖人  
精察嚴辨亦惟其自然耳○吳章廬以先迷後得主  
為句大傳有後得主而有常以此解坤之利言利於  
後耳先則不利也西南陰方坤用事得其黨類時陽



已退陰代有終也東北陽方乾用事坤失其黨類一  
順乎陽而不敢有所為也一得一喪非自為先後惟  
安于正此所以吉耳○坤語無非言其得乾之半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言行而坤言勢蓋天以運而不以象地以勢而不  
以形取其德也厚德即四德負荷之功亦惟使天下  
各得其所而已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坤六爻取義與乾不同者陰陽之氣其道有二當其未交而立對待之體則不可相魚天地也男女也君臣也中國夷狄也及其既交而運消長之機則不免相勝水火也淑慝也君子小人也然陽一而陰二故陽無不善而陰有不善焉惟在於正不正耳坤爻之義大抵辨此曰履霜堅冰至者初爻一卦之下足象也坤卦十月之氣霜之時也初爻為復十一月之卦冰之候也馴之一言意實深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

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之全德此爻盡之蓋柔者無不曲而六二獨直純  
坤故也柔者無不缺而六二獨方地道然也方且直  
中正之德也所以大也然其直也豈待繩之哉其方  
也豈待規之哉一自然而然所謂不大而無不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當陽位而以柔道處之故不必于行而以時行  
不必於成而以時成其知光大之義乎地道含弘而

後光大君子必含章而後時發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處坤腹為囊重陰不動為括發囊以口發蘊以言  
言者休咎之機不言何咎言者吾身之文不言何譽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乾九五飛龍在天處上也而下兼之坤六五黃裳處  
下也不得兼上矣曰黃則中同也又乾曰利坤曰元  
互成也夫子獨曰文在中者垂衣裳而天下治煥乎  
文章黃正純色而五色取中焉不文而文在乎中矣

○土黃色而惟六五居中六四之重陰則不得其色矣裳下服而坤本臣道居上六之疑陽則不得其飾矣其象如此而君子守之不敢越焉何大吉如之剛柔相雜為文六柔而五剛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荊公曰陰盛於陽故於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矣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無首坤有終皆反陰陽之數也占得六爻皆老變爲陽矣尤宜永貞不失代終之義乃可耳大陽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以其靜也變爲陽則動而剛矣動者以其貞也原其體則靜而方矣剛者柔之用方者貞之本故地之數四而用三三者動之所由生也去大剛而大剛藏其用也地之用數合其體體者方之所由成也存其一而用其四也无首故曰後陰從陽故得主此其

常也動之所以用也陰主受故能含陰順陽故能化  
化則光矣靜之所以著也其皆順天而時行乎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曰積非一日矣曰家非一人矣此所以有余慶餘殃  
也既謂之餘則一念不善至於子孫而不可解禍亦  
酷矣人皆知於臣子小有非理必早絕之而不知其  
先有以遺之也故曰餘殃君子尚深戒哉

禍福報應之故蓋出於五行之情不得不然者是以君子貴早辯焉何者水木火金原一氣之運耳及其所積之厚彼此必有愛惡之不同叢林無繁枝而有美蔭巨浸得餘潤而潰高防氣之凝結彼亦如之何哉惟君子則盡人之道辨之於幾而擇之於術即叅贊之理亦不出此夫子不發於自天祐之而發於履霜堅冰蓋爲善常分而絕惡所以盡性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乾九三爻言有功夫而夫子曰因其時而惕則以其  
所遇也而非其德也坤六二爻本言無功夫而夫子  
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以其功也而非不習也何  
哉君子深察其意則陽明先生所謂功夫即是本體  
本體即是功夫可得而知矣人心原是不息曰惴慄  
曰戒慎曰敬畏其本然也功夫非有加也故二爻互  
言之其易之精義微意也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無成而有終也

言陰之美即乾始之美利也陰但含之自至於章耳  
非能始之也至於章則有功矣然猶不敢居成功者  
蓋造化至盛莫非乾也故功業至大莫非君也生育  
至勞莫非父也知易之義而矜功長傲之禍可少息  
矣不言子者國多弼臣家多悍婦子之驕者鮮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囊本有物者也有則必發其當可爲之時乎不必括  
也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六四重陰而不當位其不

可爲之時乎此知幾所以爲難也故曰天地閉賢人  
隱原其心惟欲無咎豈知有譽謹言之學其大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黃地之正色也言色則飾於外矣中則非外也故曰  
通理孚於中而達於外也五君之正位也言位則疑  
於邪矣正則非邪也故曰居體黃其裳而下其體也  
唯通理則黃中之發暢近見於身遠見於事業惟居  
體則德業皆君之美利也豈敢居成功乎此坤道所

以承乾而爲吉之大者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極必變變則爲陽陽則爲龍矣乃以嫌於無陽故稱龍者何無之一言其故也無則抗然與戰豈真龍乎真則變化神靈無可見矣又何以稱血也故曰未離其類蓋類則血玄未離則血黃若是則傷者陰也荆公謂兩傷者猶爲未盡其意乎

易之義未可以一端求聖人之意會而通之可也如

乾潛龍勿用則知坤牝馬勿字坤履霜堅冰則知乾來復將豐是亦對待義也乾飛龍在天則知坤牝馬行地坤直方大則知乾闢員廣乾之動也直坤之動也闢今變而言之是互觀之義也乾由潛而見見而躍躍而飛飛而亢流行之義明矣坤之變爲復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是亦流行之義也然乾可以無首而坤必至於先迷此又一定而不可易者矣參伍錯綜其無常相易之謂哉

易原卷之一終

易原卷之二

三三震下  
坎上

卦何名屯者屯象草初生穿地而屈曲未

矣卦本坎體於五行爲水天一生水而初與二交陰  
陽始交而成震則動矣氣動於下水需於上非物之  
所以生者乎故名之曰屯又雲雷者氣化之始經綸  
者治化之始婚媾者形化之始有天地而有萬物莫  
不皆然占者可以識其意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

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  
侯而不寧

化行而萬物生本一元之氣通之也故元亨交以動  
未有不亨者也利貞之義自不可離矣而處屯之道  
勿急以侯必求自強以詣其極多助以協其力此君  
子體之以有爲者也觀彖辭而六爻之義皆可通矣  
居貞貞吉守正意也迪邁幾不如舍勿用意也志行  
往吉无不利攸往意也以貴下賤盤桓皆建侯意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不曰水而曰雲者坎在上爲雲在下爲雨故雷雨作  
解當萬物已生而長也雲雷爲屯當萬物初生而未  
成也君子象之故有經綸之道亦以草昧之初豈苟  
且以從事哉一經之綸之整然而不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剛柔在於立本今屯初爻得九本固矣如桓柱立於  
磐石之上卦自坎變剛柔相易曰居貞者陽豈自卑  
而爲陰所凌哉以柔道自處故曰志行正也言志欲



與之反正耳以此用貴下賤故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柔居二終不能自進故屯如遭如下乘初陽勢必常  
動故乘馬班如然二本與五而初非其正應故始疑  
其爲寇但二爻已交而不容不合終則知其爲婚媾  
矣如女子守正不字而九五屯膏弗施數極理窮至  
十年則變焉使正應者字於他人豈人道之常哉爲  
君者亦可以深省矣陰數極於十故以十年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草昧之初乃失鹿競逐之時也無賢以輔之而獨爭  
於狼戰不爲人禽者鮮矣故以獵取象知幾君子雖  
重成而舍之蓋初爻已大得民於下三處其上何功  
之有故往必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馬初陽也二乘之求婚媾必十年乃字蓋剛柔始交  
未得其和若六四則初之正應也求婚媾即合矣故

往吉無不利蓋初方得民四往求之豈非明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爲難主雖其體爲水有膏澤之象然當屯之時爲雲而未雨也故爲屯其膏膏澤不下於民民皆歸于初矣安於弱小猶可也如以爲君位而爭於空名以求強大寧不凶乎周之末造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所乘之馬九五也屯卦剛柔始交乃初與二兩爻而已故初以貴下賤而得民二以女求匹十年而

乃字四雖非交而實初之應也亦吉而無不利乃若九五之陽既屯其膏而弗施矣上六乘之豈能久乎彼不與而此不免泣者宜也坎爲血卦

䷜  
坎上

卦何蒙名也蒙本離體於五行屬火變至四爻成艮坎二體猶人之性本自靈明而形生神發之後爲氣稟之蔽而蒙也必求先覺而學焉作聖之功亦由於此本體之明庶其可復矣乎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必亨之理學焉而已矣學不可以不誠也又不  
可以瀆也此蒙之所以可亨也有求而應教則必達  
瀆而弗告憤斯可啓此教者所謂時中也何者坎中  
孚而艮中虛也聖功養正其感應之妙夫豈易言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止而有行靜生動也泉未離山

動而清也君子觀之有果行育德之象焉泉出於山  
源且不窮行斯決矣源泉不已所鍾必深德斯積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卦惟九二爲亨蒙之主餘皆所亨之蒙也初六處卦  
之下爲民之蒙小民無知而犯法教之未敷也故發  
其愚在正法以刑之法立而民不犯若脫桎梏然不  
亦快乎過此非其所能也求之太深亦吝而已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君子欲亨天下之象其可殺以待人哉凡知來學與  
悔過者皆包容之吉也言吉者慮亦深矣其在家於  
群婦之象亦必納之吉也再言吉者意亦深矣子克  
家則臣可知二居剛而應與比皆柔故宜如此所謂  
行時中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先儒曰六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  
之見利而動者竊以九二剛中之賢旣謂亨蒙之主

豈以利誘人者哉蓋上六擊蒙爲寇六三其應是畏而從金甲之象易戒九二曰汝雖有包容之德如此失身之女勿以其比而取之可也否則其不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鮮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以陰柔之質處不中之位蓋困而不學吝於改過者也而曰獨遠實者何也學莫便乎近其人諸陰皆從乎九二初六近也六三順也六五應也而四獨遠焉豈聖人不屑之教耶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君也以童蒙之年獲賢臣之助如成王之於周公  
高宗之於傳說作聖之功有在矣何吉如之曰順以  
巽者虛中能受養正之深豈若從事於虛文者乎互  
坤曰順有相協之意變陽爲巽有變化之意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九二以陽爲亨蒙之主而群陰聽之獨上九以剛狼  
之性悍然與之爲敵如負固不服者然此蒙而爲亂  
者勢不可以不擊也爲去聲言不可姑息而庇之利寇

之師而上下亦無不順矣

三三  
乾下

水下爲雨上爲雲雲水之炁也陽中陰外和則散  
之當其未散需以俟之而已故兩者萬物之飲食也  
德澤者萬民之飲食也禮義者人性之飲食也年之  
稚也俟其長焉養之以飲食人性之蒙也俟其開焉  
發之以禮義民之無知也俟其化焉被之以德澤此  
其大者也以一事言之遇之所至則需于命人之所  
與則需于類然或俟於此而遭乎彼者又事之不可

測者也廣需之義而六爻之情可通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頌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中實乾體先有孚而得正也如此勢必進矣恃其健而不需之不可也需乎險而不決焉亦不可也義命之說亦必審矣涉大川無不濟者坎險小而天行健非其所能止也以此知遇險者信以待之往必有功而乾之德行恒易以知險意亦可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陰陽和而雨澤降君子又取其象於天下事必致其和焉主陽道也客陰道也雲上於天爲主而雲爲客主悅客而誠傾氣和雲而雨致是以君子貴合歡也豈曰事惟待之而自樂哉謝安之諭亦其一耳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遠矣未必陷于險但俟之久則改節故利用有常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沙稍近矣度時與勢不免有言但中尚寬衍身可以不失也故終吉其中而剛乎有言者五上爲兌卦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險近矣然猶在外卦也乃需之于泥自處可陷之地非其性剛而不中乎眚人戒之曰敬慎不敗亦以時尚在需能抑其剛則可保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爲血陰爲穴三陽以剛而能需四陰也不免傷矣

何以能出哉嗟乎君子處需之道非通於性命之學不能也順以聽之心安而得正矣夫豈偶爾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卦以坎為險而爻吉者何也蓋彖主靜而爻主動動則出而不為險矣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所謂位乎天位者是也雲上於天雨散而萬物以濡君履乎位化普而萬民以養夫苟得正又何而不吉乎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之終需之久下之三陽勢不可遏不速而至我則  
委心以聽之雖所入者穴亦可安矣或以高祖之於  
項伯光武之於馬援亦其意歟

乾坎  
上下

君子觀天水遠行知天下之有訟也天一生水其源本同天則西流水則東注其性不相合猶人各執其情而不相通也訟之所由以起乎義則先儒備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


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以卦體言人事也治訟者剛為訟者險內險外健以卦體發人情也訟之心險訟之辭健剛來得中以二五言訟德也剛能自治中能治人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行有機水發有源得其機則天可測也得其源則水可塞也故言語者亂之階貪欲者爭之始作事謀始訟可息矣始其謀諸心乎



訟六爻初訟之小者也二訟之大者也三不訟者也  
四訟之屈者也五聽訟者也六訟之勝者也其義則  
存乎其位其事則存乎其應故訟大事後應者勝訟  
小事先入為主訟剛者制之以柔訟險者待之以誠  
大率懼則不危悔則不終靜則不  
忍則不禍可以  
知訟可以治訟可以無訟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  
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位卑才弱且事之初也位卑者忍辱才弱者守常事

小則易解也其亦賴九四之明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青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以臣訟君禍豈止於一身乎今九二以陽剛中正能自悔懼不克而逋則罪止一身而邑人三百户可無肯矣蓋亦遇九五剛正之君臨之以威恕之以情故也否則元咥之罪武仲之心其容誅耶以九居二陽而處陰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衆人以利爭已獨守正而食舊德可謂善矣但處於衆爭之間勢極危厲設使有剛大之才則驅衆爭而治之以安不亦美乎但九三未必能也一念從君之誠焉可取耳卦自坎變復歸魂焉訟之坎曰舊德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初六辨明 四之訟不勝矣當剛正之君在上由此而安於義命可也否則憤以求勝何吉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正則不私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請謁者不得以行其賂也巧詐者不得以逞其辭也弱者以扶枉者以伸豈獨訟者吉哉則凡天下之民皆得直道以行而無訟之風此其達矣故曰元吉元者吉之大者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楊子曰或者未必之詞也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樂

平始以此而侯終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此  
可以補程朱之所未及者也

䷁ 坎下  
坤上

地以載水水以行地地下有水曷謂之師蓋師險道  
也行之以順故用師者皆伏大義而施殺伐之威聚  
農民而荷兵甲之器因井地而制八方之陣浚溝洫  
而防馳突之虞莫非取諸是矣然師者訟之大者也  
以乾遇險乃止於訟以坤遇險遂至於師何哉蓋訟  
者發其不平之氣陽道也師者藏其不測之情陰道

也治訟以剛治師以柔訟斷於上師統於下易之取象義亦明矣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非吉也惟正則吉師非無咎惟得人則無咎蓋以已之正正人之不正殘暴可除矣付托老成群下可戢矣否則佳兵好還不戢自焚可輕用乎能以衆正為出師者言之也剛中而應為任將者言之也以至

仁伐不仁湯武是矣以慎重承君命方叔召虎是矣  
崔景以毒爲亭毒言事之不可測也亦深巧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用師莫不本於有律而聖人發之初六者以其在爻  
之初也舉事之初明分數總紀法約號令一進退防  
他虞此其大者也否則勢火烈而情星散害斯滋矣  
說者以周禮執洞律聽軍聲此以占言矣律之一字  
其下不可言不臧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善哉中之一言乎坎為水有知之義焉中則能謀而弗姦也體本陽有剛之質焉中則能勇而弗暴也卦在下有臣之道焉中則能權而弗專也位得正有仁之意焉中則能愛而弗殘也陽體孚有信之道焉中則能令而弗亂也卦德險有嚴之威焉中則能戰而弗踈也以此用兵何邦不懷以此事君何寵不承君子玩象味占可以深長思矣命必有三義不在象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何師之敗也以象觀之坎之輿也為多眚以位言之陰柔而居九二之上當賢將之前參不齊之令此所以凶乎楊子以為河曲之趙穿于邲之先穀是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陰出退而四則陰之陰也故有左次之象說者以為不戰而屈人兵過矣退舍以脩言整兵而慎戰此兵家之常六四有之故曰未失常也苟如禹之班師則是吉之大者豈止无咎而已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  
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興師命將軍之事也六五下應九二將得其人矣以  
正律人師得其名矣惜乎性本陰柔牽於其類如長  
子帥師而參以弟子焉故雖正不免於敗也占者可  
不戒哉坤為地為田坎為豕禽也○言古之字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武所以勘亂也亂息而功著酌功而賞行大者裂土

小者襲官理勢之必然也然干戈搶攘之際寧無小人僥倖成功而恣肆自負者哉然賞之可也用之不可也苟以其功而不以其賢吾見勦亂於前而生亂於後矣故功必正而小人必勿用也

䷁ 坎下  
䷁ 坤上

師反何以爲比乎蓋地下有水水深矣險而不可測故爲師水在地上水淺矣是附之而流通也故爲比其義則先儒盡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曰比樂也然必推  
原占筮於其可比者比之元謂得君長之道永謂有  
常貞謂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  
此三者乃為無咎然既得則決以從之後則凶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群陰輔陽為下從上之義吉道也剛中指九五不寧  
方來指群陰後夫凶指上六卦本坤也變至五爻為  
六復其本體為比則是九五獨為主而上六不變者

矣為主者受天下之比而人莫不順之變者自失其  
可親之人而禍必隨之矣故君子當審於幾先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以水界則彼此分別故有建萬國之象水分復合  
還相流通故有親諸侯之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

五比主也初則遠矣何以能比之乎蓋九五體信達  
順人皆知之初雖遠而不隔也如是斯無咎矣然初

又能誠以與之極其堅慤則一時相因他日可以宗而主之者不曰有他吉哉坤為缶水流下爻為盈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二五之正應也自內卦而比之所謂出於由衷者也但非苟合無不吉矣然位居正自無此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群陰皆比於五而六三獨能與上六為應則所謂後夫也彼直不能自保而我又從而比之其傷可免矣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應比乎內者也今九五處於其上遂能與之而無疑真得比之正者矣外比得賢亦吉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人不誠上使中也

以一陽而衆陰之比開誠布公無彼此異同者矣豈不顯哉王者猶用三驅之義開一面而不取雖失前禽而無所較於是見比之至公彼不來者自取罪戾我亦弗之計矣所謂前禽即後夫也處一卦之外故

有此象若夫邑人不待告誡亦無不服矣又奚有弗  
吉者哉坎馬駕坤輿故以為象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無首不先也不終無後也上六見天下皆歸於賢勢  
不能已故亦比之然不以時至失之於始矣而九五  
又置之度外不與為比反覆無常終亦淪於亡也于  
以見識時勢者不亦難乎

䷀ 乾 巽上  
乾下

卦何以謂之小畜也小者陰也畜者止也天欲雨而



風散之陰畜陽也君有欲而臣止之小畜大也然以  
風畜天非與天矣以臣止君不與君忤有亨之道焉  
天體無窮風氣有限君之道多臣之事小故為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  
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止也又聚也以止為義則雲興於西風汎於東北  
所以不雨也以聚為義陰者已合進者未已未必終  
不雨也文王於是卦而揭之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蓋致意實深焉豈不曰小有所止不久且亨  
矣何其雲之密而雨之難也豈我自西郊而終不見  
其沾濡耶蓋事有止之而可者止過是也亦有止之  
而不可者止兩是也小畜之義各隨其意而求之而  
非以必止為善矣彖言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  
施未行也有欲雨之意焉上六既處既雨尚德載也  
有喜雨之意焉而餘又以止之為義所謂變易以從  
道者君子可不默識其意而必拘成說耶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中之氣風以散之則迤而波晞而彩者皆見矣君子象之以懿其文德焉周公教成王使矇誦蕃歌維飲食起居之間莫非雍容節奏之美則其心自和平無過可諫矣君子於身也亦然周旋於禮樂文章之中涇滯於動作威儀之下身過可免而畜止之道不亦易乎懿文德良有以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天下之事惟謹始而已矣初六畜之始也曰復自道何其咎言如君有所爲發行之端即啟其善而止其

不善焉則與道濡化又何過之可諫哉故无咎而占者於義之吉可知矣卦之能畜者四也初與四應其象如此又卦本巽之初爻變也順變為健而與應蓋默而化之之意是以輔君脩身者莫大於復自道而渾然无迹為可取矣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者相連之義九二當下之中大臣之位其於君之過舉不能獨諫成功必與初六牽連以進何哉蓋初與四應所以為畜者也二知其故意與之合而君過

亦獲免焉此亦止道中之一端也奚失於事機乎如  
張良之知而有取於四皓蓋窺知帝意有所在矣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止人之過必自止其過九三剛而過中務責人而不  
得其樞如行輿而脫其輻也則雖妻子之近且不可  
正矣况其遠乎孟子所謂不行是也象以乾員為輿  
象輿遇巽木斷曰脫輻又巽多白眼下反憎三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傷惧必矣而能血去惕出者其本

於一誠乎誠以動之信而後諫也是以上志既合危而不害左師觸龍近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以爻言之陰畜乎陽以卦言之巽畜乎乾然則五乃巽之主而君之位也四中虛為誠通五中實為誠著誠則無不達矣五又與諸陽類也故攣如不舍而為一陰畜焉又為積也積者富也善積為德富財積為家富五能使六四之富普於諸隣而不專於一已是彖所謂上下應之者也不言吉而吉可知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群陽尚往風過而為雨矣然積日已久猶之德積而  
厚發也厚積之發乃曰君子征凶何也曰是卦本為  
畜之小者也如此亦可已矣苟深求之其何能堪是  
使前之信後反疑矣蓋卦本以陰為畜陰婦也月也  
過則征與望矣故象又有此言巽為長女天官書以  
巽納辛當幾望之月

三三

乾上  
兌下

履者禮也對樂而言也禮本乎天而由陰作樂本乎地而由陽來作於內者居于上來於外者居于下觀履與豫之象而其義明矣履以一陰處五陽之中內卦之上豫以一陽處五陰之中外卦之下陰之性悅悅者嚴而和也陽之性動動者樂而安也由陰作者在陽中由陽來者在陰內履非禮之謂乎知乎豫斯知乎履矣又以本卦言之履者行也行乎禮也禮有品節合天澤而可見故行莫如天曰天行健是也品節莫如澤曰水澤節是也天行而不已澤節而不過



皆禮之意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卦主以柔履剛剛譬則虎也柔譬則禮也禮行而天下之剛暴者不敢肆善馴則剛暴之虎不能傷也于以見禮之可以治天下也不亦亨乎君以委曲節文之禮施於人而莫不尊之履帝位而不疚也天下又以委曲繁縟之禮治其性而性莫不善焉應乎君而弗傷也禮之義大矣哉允為白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因天在上而制之尊因澤在下而制之卑尊者下濟  
體不降矣卑者上行體不升矣君子觀象以辯上下  
故制之禮焉定民志使安於分焉由尊卑而推之則  
凡降殺品節皆可知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欲行道於天下必先盡道於其身初九當未用之時  
素履已具可往之本矣然何以知之蓋居兌之下必  
畜之深者也原其所志故將澤天下耳又何咎之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目亂也  
九二處臣位矣故以道行於天下坦坦然一平易近  
民之政也然他人每以富貴改其貧賤之心而九二  
居中得正雖在於位猶守幽人之貞所謂國有道不  
變塞焉者豈以外物而亂其中耶

六三耿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  
曰耿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之  
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何以言耿也離為目互卦存一焉何以言跛也乾為

允則毀拆焉蓋言所見不明所行不平也乃欲以其  
蔽且偏者履剛而出之其受禍也必矣如履虎尾而  
見啗也不亦凶乎又曰武人爲于大君者何也天下  
豈偏蔽者皆禍耶武人之羸但知奮其剛勇以事乎  
君於禮不甚達焉無是怪也象之合也在君子斯不  
可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虎尾也而自履之近於五之虎口矣近臣以禮  
強其君而君又以禮自決兩剛相遇是以有愬愬之

象愬愬亦危矣終何能吉乎蓋禮必行而道以達天下將蒙其治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行天下之禮者不特截然示之以正也出之以和行之以遜委曲以盡人情斯為善之善矣九五以剛正之君決於履而守之以貞焉亦必有拂於人而不可者此所以厲也厲者嚴之意而非危之象也故曰位正當者君道宜剛禮制宜正禮之厲而非刑之厲矣何害於嚴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禮行而天下治矣於是視而考之治之氣象為何如  
禮之善否見矣所謂觀其禮而知其政者此也於其  
不善者旋而改之則天理人情斯無不盡何元吉如  
之哉

乾為君巽為繩直以巽行於其上而畜乎君止過之  
義然順以止過止其小者若艮之體剛而重能止其  
大者矣乾為君兌為悅為附決乾在上而兌履其後  
為悅君行禮之義然巽以行禮制度可立若艮則至

誠無妄斯能對時育物則是畜者拂乎君者也不行  
不拂而猶巽以出之履者順其情者也雖出於順而  
上下截然

經分二篇古也後之人皆隨其文字分之而未必  
有義在焉然無往而不可以為義者則易也故今  
尊乾坤造化之本也屯蒙教養之端也否泰治亂  
之機也咸恒交感之義也鼎革新舊之象也巽兌  
終之以悅而順也亦八卦之意也

易原卷之二終